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T17n0816

佛說道神足無極變化經

西晉 安法欽譯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- 卷目次
  - 001
  - 002
  - 003
  - 004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（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）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816 [No. 815]
佛說道神足無極變化經卷第一

西晉安息三藏安法欽譯

聞如是：
一時佛遊於忉利天上，在巴質樹下紺琉璃石，佛坐其上為母說法，盡夏三月，與大比丘僧眾俱，比丘八千皆得羅漢，諸垢已盡、神足備具、能在所作為；菩薩七萬二千人，神通已達，皆得陀隣尼，悉知一切人心之所行所欲，自在遍至諸無央數佛剎。時佛與無央數之眾眷屬圍遶而為說法。
爾時諸天眾中，有二天子：一名曰月天子，二名曰月星天子，在眾會中坐。於是月天子從座起，更整衣服前下右膝，叉手長跪白佛言：「願欲說者，今欲所問！」佛言：「恣所欲問。」於是月天子踊躍即說偈問佛言：

「為一切大悲，　純厚而得利；
立之得至道，　甚淨施甘露。
既已得自安，　滅除諸垢穢；
復能安一切，　是故願欲問。
於無數劫中，　所行甚勤苦；
悉捨諸所有，　布施無厭足。
為一切等心，　等憂於眾人；
今願用是故，　欲問人中尊！
其有見佛身，　眾好自莊嚴；
皆發踊躍意，　所得因福田。
廣長無邊際，　無量過大海；
是故今欲問，　其德無過者。
亦無有異意，　復無有異心；
三界將中雄，　了知一切念。
其身所當行，　未曾隨他人；
是故今欲問，　於世之大智。
若有德無德，　歎譽及毀謗；
有名若無名，　若苦及與樂。
皆知世八事，　分別而具了；
是故願欲問，　已離於諸畏。
復護一切人，　自身守無異；
於是無增減，　三界皆悉爾！

有慈於他人，　不疑無瞋恨；
是故願欲問，　持行譬如地。
布施與持戒，　其心甚清淨；
寧自沒身命，　終不犯於戒。
如身口所行，　意亦復如是！
是故願欲問，　過度於世者。
忍辱調其意，　堅立而自損；
是皆智所造，　悉見勤苦處。
諸好惡瞋恚，　一切皆能忍；
是故願欲問，　所為皆辦訖。
精進力甚強，　超越於諸議；
為世作勤苦，　未曾自為身。
晝夜常仍求，　如駛流入海；
是故願欲問，　其德知與天。
於是諸欲事，　三界不復為；
一切諸恩愛，　皆悉能降伏。
禪旬皆已具，　神足亦復然！
是故願欲問，　人中之猛雄。
於是大智慧，　已度無所樂；
劫劫諸惡事，　皆悉為捨離。
若在於空閑，　自在知諸法；
是故願欲問，　別於俗而作。
神足功德智，　滅諸不可行；
從是到他剎，　不譽慈心想。
供養於諸佛，　於佛亦無想；
是故願欲問，　愛世人示現。
是時魔皆來，　悉共大聚會；
即以道法力，　眾魔皆自壞。
於是降魔已，　自致道乃成；
是故願欲問，　其功為最勝。
一切住於地，　金座地踊出；
即時逮覺道，　佛智不可量。
便起到他處，　皆悉解諸議；
是故願欲問，　人中之最上。
一切智功德，　為尊中復尊！
已得如佛意，　如法說經行。
合會為已度，　導師為一切；
以故問其議，　三界皆蒙恩。」

於是月天子說偈讚佛已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菩薩摩訶薩逮大神通智之持，得最度無極？云何菩薩得不可思議善權方便，得知他人心之所議？云何菩薩得知一切法，為一行、為一味、為一入、為一教說？云何得智自恣為他人說？云何菩薩得甚深戒，不有放逸行，自致無上正真道而不離佛？所問如是。世尊！願為解說之」。

佛告月天子：「善哉善哉！天子！欲習如來業；欲被大僧那僧涅；欲入大戰中作大導師；欲度一切；欲作大船；欲轉大法輪；欲作大布施；欲作大法身；欲作大法雨；欲然大法火；欲擊大法鼓；欲舉大法幡；欲說大法界；欲放大法聲；欲治大法英；欲現大法智；欲斷邪見祀祠；欲建立滿大祠，乃欲作如是狀貌不可計數事，乃為一切故，持是議以問如來。」

佛語天子：「諦聽諦聽！善思念之！吾當為汝說之。菩薩摩訶薩得大智至甚深微戒，自致無上正真之道成最正覺。如是天子！聽佛世尊所說。」於是月天子與諸大眾叉手受教而聽。

佛語天子：「菩薩有四事法，逮得第一差別大通之持。何等為四？一者、得知一切法狀貌無所增減。二者、求索一切法。三者、一切法無有盡，得定安隱得學之證。四者、不見一切諸法離於法性者，不於餘法界有所悕望而想視。是為四事。

「云何，天子！知法之狀貌？知過去亦空、當來亦空、今現在亦空，諸所有亦皆空如空。如是天子！長坐三昧索空，各不知處，是名為悉了知；如是天子！知是處名為分別曉了。曉了諸決便持轉相教授是處、知處、造立處、分別處、如是處、解議處，展轉相傳是名曰功德。

「如是天子！云何得一切法？法亦不想我，我亦不想法，法起則起，法住則住。天子！一切法如是，是我所非我所悉，已無菩薩如是者為轉前，為轉前者便不復樂起滅處。所以者何？諸所有無所有故。於無所有於餘法而思惟，雖思惟不於餘法有所學；亦不有所說；亦不有所住，雖於餘法作大明，於法亦不為亦不學。

「如是天子！云何菩薩得知諸法等如虛空？心，天子！造作三界，如是天子！心無有形，亦不可見，無住止處，亦不可知，如幻是心心法，求心亦不可得。如是心心法，求心了不可得，是心復不可知，如是心一切法亦不可得。復不可得持，法了無所有，視諸所有審如化如影，如是知一切法已為過，已過者一切諸不學而自知，如是知諸法等如虛空。

「如是天子！如虛空不可見，亦無有生，亦無有長者，知一切諸法亦復如是！如是虛空亦如虛空寂而淨，如是諸法亦寂而清淨。

「如是天子！云何菩薩得知一切諸法法性？如是天子！菩薩作是學，諸法亦不見，亦不可得。眼亦不見耳，耳亦不知耳，耳亦不見眼，眼亦不知眼；鼻亦不見舌，舌亦不知舌，舌亦不見鼻，鼻亦不知鼻；鼻亦不見身，身亦不知身，身亦不見意，意亦不知意。一切諸法若行若住法，當云何而等知法性為在所？如是眼見知分別於法，不言是、不是亦不隨，以是故得知常住處；亦不於法作衰。所以者何？外亦不入、內亦不受，於衰不衰當作如是知、如是見；亦不於法有所生、有所住，如是住為悉見。如是天子！是為法性。如是法性亦不起、亦不滅，於是處無所有，然復現諸法，以住無所生、無所起，是止處，如是審諦，如當眼所見，智亦爾！亦不於法性、亦無所脫，而興隆而住止，彼諸法法性以畢足。如是天子！是為四事法。菩薩得大神通智之持，得最度無極。

「如是天子！云何為神通？云何為智？天子！神通者：於一切諸法要義悉知，彼一一之智皆悉了，是故天子！名為神通。於一切諸法而自知我我名，天子！我者而不很，是為法黠。如是天子！菩薩用是故疾得大神通之持，智於所願而無厭。所以者何？欲滿所願故。如是智，天子！過於人眼，逮得天眼淨，悉見十方不可計無央數億千萬諸佛剎中，於諸剎中見諸佛世尊及諸弟子眾；持天耳悉聞諸佛世尊所說法，皆悉聞知。諸佛剎土中一切人民學不學、上中下事皆悉了知，能持神足遍遊到諸佛剎，悉知前世無央數劫中，所更索知一切人意中所念所從，來生本末皆悉逮知，持是智以自證，便能為一切說法。如是智，天子！菩薩摩訶薩逮得一切智，佛所作者皆得住，疾逮得諸佛法，成無上正真之道最正覺。」

佛爾時便說偈言：

「於是大神通，　悉為已滿足；
善權之所施，　見則功德相。
如是皆從一，　悉了知諸法；
甚深淨戒德，　亦皆由是致。
以如是之故，　皆悉知諸法；
終不於是行，　念有踰過者。
一切諸所有，　其法亦如是！
譬之如虛空，　法義無差特。
於是審諦法，　爾乃得見法；
不疑於法界，　用是曉了知。
不以服法故，　而悉具足知；
分別而曉了，　自致得神通。
其諸過去法，　皆悉為虛空；

諸有當來法，　亦復無所有。
今諸現在法，　亦等悉如空；
如是所見者，　一切皆同等。
是三世諸法，　皆悉如虛空；
亦非是我所，　亦不非是我。
以自知一生，　一切亦復爾！
如是諸所見，　便為得轉信。
於彼如是知，　功德不復同；
為一切說法，　亦不想於法。
亦無有恚恨，　不言是與非；
亦不有所疑，　亦復無所覺。
其已如是者，　便為立諸法；
於是諸所習，　為皆無有餘。
於是無餘法，　諸法皆悉爾！
亦不於異法，　而復有所見。
如是亦不生，　亦不為復有；
於是無所入，　亦復無所得。
便為逮得德，　為一切說法；
普演於法義，　於道無所念。
其心於三界，　為已甚佳快；
心已如是者，　為都不可見。
無色若如影，　其像亦如是！
於法有所求，　其心為已止。
若有於是法，　欲求索其心；
法亦不見心，　心亦不見法。
其於如是心，　心而復求心；
心已如是者，　悉已見諸習。
諸法亦如是！　無能黠法者；
諸所有思想，　不能作妨礙。
一切未成法，　我當悉辦之；
其法如虛空，　常住無增減。
譬若如虛空，　所生無所有；
其已如是者，　為見一切法。
亦不於虛空，　而有所作為；
如是名為好，　諸法亦如是！
眼亦不見耳，　耳亦不見眼；
舌亦不見鼻，　鼻亦不見舌。
身亦不見意，　意亦不見身；

各各在其處，　處處不相見。
若從他人聞，　或自從己知；
如是而悉能，　為人說法界。
法界如是者，　乃為悉平等；
六衰不知我，　我亦不知衰。
如是皆悉知，　所學諸法事；
學已如是者，　其慧無有量。
為悉見十方，　無數億千佛；
乃與弟子眾，　尊說法悉聞。
其有於是法，　廣普為人說；
於是無量慧，　為已甚清淨。
善說戒之德，　而具足得聞；
曉了於諸議，　分別為皆滿。
皆悉知一切，　其心之所念；
便以神足力，　遊於億剎土。
巨億千萬劫，　無數恒邊沙；
前世之所行，　皆悉見了知。
而便於是行，　為已逮五通；
便因是前近，　安隱無上覺。
佛之所住者，　皆為已得住；
其未逮道者，　當道求其議。
於是視諸法，　皆空無所見；
便發踊躍意，　歡喜無過者。
一切諸魔眾，　無能動其毛；
疾逮得正覺，　無上之最尊。

「天子！復有四事法，菩薩摩訶薩逮得不可思議善權方便之功德。何等為四？一者、逮前世智慧功德。二者、其有無所依者、寒凍者、苦者、苦痛者、愁憂者，若見是輩眾苦毒者，便發意踊躍欲救之，皆教令求佛道。三者、以諸法持佛意繫於一切，持前世久遠功德福祐勸助，復持一切過去諸佛福祐功德勸助，皆令解脫憂苦，放赦去離，都持是功德奉上諸勤苦厄難者。四者、未曾發意不滿一切願；亦未曾發意漏脫使人不至道；亦未曾令一切不至道。如我心欲至道，道亦迎我心，如是智便迎於心，心便逮道智。持漚惒拘舍羅，於功德而增益，不於法界有所壞；於所可思議法，所學無有厭足；於諸功德亦不厭足，如是作諸功德倍復無厭足，不於心法有所亡，心於功德亦無所亡。常奉行於布施，心清淨無所悕望；常奉持禁戒而不缺減；於忍辱力而不動轉；加於精進而不懈怠；於禪三昧

而不亂；於智慧而不愚。常供養於一切而無所貪，以慈報恩而無所憂，思惟所生逮無所生，憂其所說法，憂欲令皆度脫。
「天子！菩薩行如是！其有知小福者，以漚恕拘舍羅所作無央數不可量。如是天子！菩薩於是一切法，逮得不可計智，於諸法無所不知、無所不了。何以故？天子！一切法空、無想、不願。如是空不可計、心逮得不可計作小功德，持漚恕拘舍羅所作無央數不可量。何以故？如是道不可量，心亦如是！如是行不可量，無邊際不可量法，隨無邊際不可量法，如是諸佛世尊道法，亦復無邊際不可量。
「復次天子！菩薩以漚恕拘舍羅於一切行皆悉過上，過上已隨一切人所喜樂，布施者、所求者、說法者，以法而度脫之。
「復次天子！菩薩已如是者，逮得無央數不可計所行法，則於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一心、智慧皆悉具足。於勤苦人無有輕易之心；於戒無缺減，以戒有所長益；為一切人忍辱，若罵詈輕易者皆悉忍之；於精進合會諸善德；於禪逮得諸定；於智慧無所罣礙。
「復次天子！菩薩以漚恕拘舍羅於弟子而現行，隨其法教化之，自於內無所悕望；於辟支佛而現行，以其法教化之，於其內無所悕望。如是天子！菩薩以是四事法，得不可思議善權慧。」
佛爾時說偈言：

「其苦凡有二，　謂我及他人；
自滅於我苦，　并復能滅彼。
憂念一切人，　令心了道事；
於法心亦爾，　皆使解一議。
用福一切人，　三世勤苦行；
諸佛所行福，　一切皆勸助。
以是功德福，　奉上施一切；
於諸心所願，　疾逮得佛慧。
令一切發意，　皆學正真道；
心不於餘道，　而復有所求。
心不悕望道，　視亦不可見；
道相心如是，　心相亦俱然！
法等如是等，　於我亦無我；
自知見功德，　增益淨功德。
於身無所增，　法界難思議；
常住於道處，　是乃為求佛！
其心未曾念，　豪尊以自益；
心恒存於道，　精進而不懈。
布施而無厭，　常堅護於戒；

忍辱亦如是，　不造立人根。
日日行精進，　常自念身空；
於禪而寂靜，　慧能度一切。
養育於一切，　所作如蓮花；
施與持清淨，　不望於他人。
常願求佛慧，　諸法具了知；
曉習一切法，　其慧難思議。
為一切說法，　而無有諸礙；
若有應此行，　是則為菩薩！
皆悉解了空，　施少報無量；
不想有與無，　心未曾放恣。
悉知一切行，　如所願度脫；
布施隨所欲，　說法種隆化。
既施而無悔，　於戒不虧缺；
忍辱及精進，　禪慧不自大。
布施與持戒，　忍辱及精進；
於禪定三昧，　慧施而降調。
其於聲聞行，　及與辟支佛，
隨所樂度脫，　於內而不隨。
堅住於是法，　菩薩無所著；
權慧難思議，　疾逮降一切。

「復次天子！菩薩有四事法，一切法為一味、為一入、為一說，其智皆解達於眾議。何等為四？如是天子！菩薩於法界得一切智功德，而無所破壞，信一切諸法皆空，亦不於法界言是我作、非我作。何以故？是我作亦非，不是我作皆非。所以者何？壞諸不可習便逮得皆知一切法智。天子！是為四事法，菩薩得知一切法為一味、為一入、為一說，如是智為悉解，達眾智議。如是知、如是視；若於俗、若於道，便以慈轉法教；若有行者行之；若有恩者恩之；若有住立者立之，便以法住立之，以法大悲而轉之，不於眾法言念是尊者，是為卑亦不於入法亦不於行法，亦不於若干法而有所見習，知凡人法便復行凡人法，於凡人法亦無所舉亦無所下，於是一事壞習法亦爾，便廣說一切法。於諸法界不見有所壞。何以故？為得一忍為忍於空。於忍空而不疑，如一入，諸法入亦爾！如無所生入，天子！如是菩薩為親近佛世尊無上正真之道，亦不想念近佛不近佛。何以故？亦不見壞一事。所以者何？亦不見一切人異；亦不見道異；亦不見一切人；亦復不見於道。」

佛爾時說偈言：

「不於法界言是非，　不於法界無所壞，
法界如是一切如，　若不思惟不了義。
已信於法一切空，　六衰久長與空會，
一切法寂得自在，　若一處空餘皆爾。
於法無見無能視，　亦復無我不可獲，
若我學得如是者，　如為審諦曉道意。
行應寂靜逮空藏，　止與相隨諸法處，
皆知諸法為寂然，　於是寂淨無不可。
世最世間法皆知，　於是不疑不轉還，
不斷於願願來願，　聞法常念不懈慢。
於無央數不可計，　其身所作不自見，
展轉五道不見法，　凡人羅漢乃能知。
凡人所習常念說，　如是之事羅漢法，
亦復不舉亦不下，　寂靜不受爾乃知。
一切法數皆悉知，　不於法界有所壞，
忍辱虛空等無異，　諸法虛空皆如是！
忍辱如空無所念，　一切諸法入一智，
如無從生不生習，　如是所行道不難。
如是親近無量道，　於是心念無懈倦，
若我他人法如是，　所求無得則覺道。

「天子！菩薩復有四事法，於甚深戒行不放逸。何等為四？如是天子！菩薩自思惟，何等名為戒？如是自視身所行，皆知身所行善、口所言善、心所念善，是名曰為戒。云何身所行、口所言、心所念？不犯身事、不殺、不盜、不婬，是名為身行善。云何口所言善？不惡口、不兩舌、不妄言、不綺語，是為口所言善。云何意所念善？不嫉、不恚、不邪見，是名為意所念善。如是為自視悉見，用是故，皆具得如身、口、意所行，不作是事無有能普說其德者；亦不青黃赤白紅不離色；亦不眼識而可識。如是亦不意識分別而可識。何以故？於是不生無所生，於起無所起。如是不生無所生、不起無所起，於是便逮得無能說普演之德，是時心安住而不搖，如是不相逢無能普演，如是無有能普演說，亦不自言我能作是、說作、是行者，心亦不可見。如是說心，戒亦復不可見迹。如是天子！菩薩逮得甚深戒之德。
「復次天子！菩薩逮知離所見身功德，知於所見無所起，若戒、若惡戒等無所作。

「復次天子！菩薩逮得住入甚深法要，作如是祠，諸所學事深遠之行皆悉行，於一切諸乘行皆悉行，是名曰為戒。如是行為不自欺亦不欺他人，如是者名曰甚深戒。
「復次天子！菩薩得不犯戒、不虧戒、不亡戒。云何菩薩不犯於戒、不虧於戒、不亡於戒？天子！能自護者便能護於戒。天子！自知者便能知戒，不輕易於戒，於所學無所缺，於戒而不亡，用是故不亡於戒。一切他人法皆悉知。何所是他人？我為在何所？亦不佷他人亦爾！天子！用是故能度脫一切人。天子！是為四法。菩薩得甚深戒而不放逸。」
佛爾時便說偈言：

「身口意所行，　法潔淨復淨；
其行勝珍寶，　是戒應菩薩！
是十無過上，　黠持護菩薩！
身口意不虧，　是戒為最黠。
不作亦不生，　於生而無生；
無種無處住，　無智云何得？
不會不作戒，　眼視不可見；
亦非耳鼻口，　非身意所識。
不造六情根，　所住亦無處；
是戒甚清淨，　戒亦無所住。
守戒不放逸，　於戒無我想；
護戒無戒想，　以是得深戒。
於是見身行，　離於諸所見；
不隨望見處，　於戒無想念。
如律入深法，　諸行皆辦畢；
滅有便能護，　於戒無異想。
有我便有戒，　無我亦無戒；
是說為恐畏，　知我則有戒。
空寂戒無念，　寂靜戒無著；
空寂戒無時，　寂戒不思惟。
不虧戒無上，　於戒不貢高；
戒亦無我想，　是則甚深戒。
於戒甚勇悍，　不為不善哉；
一戒具眾行，　一切法叵得。
戒有想為癡，　無戒言守戒；
是為滅戒果，　不脫於五道。
遠離諸所見，　我所皆不見；

戒亦無所見，　不畏於五道。
視不見為見，　不增不善戒；
於我而無病，　習戒皆悉見。」◎

佛說道神足無極變化經卷第一

佛說道神足無極變化經卷第二

西晉安息三藏安法欽譯

◎於是月天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甚可怪。如來深微乃如是！是佛世尊無上正真，甚可怪。菩薩所施行，如是名為眼見諸法行，不起自好益身敗道之行，從久遠已斷離身想之行，於無央數劫行，而不墮聲聞、辟支佛地，而不墮落，究竟於道滿足佛法有幾法行？世尊！菩薩於深法行，不於億百千萬佛而作證？」
佛語天子：「菩薩有四事，逮深法行，不於億百千萬佛所而作證。何等為四？如是天子！菩薩堅住於諸要持一切智，出家大吼逮精進而不弱。為一切故捨諸所有，堅住於施與便逮大悲事。如佛所說、所問皆報答，逮得善權方便。於一切功德已成，復成於餘德。天子！是為四事，菩薩於深法行，不於無央數億百千佛所而求證。」
佛於是說偈言：

「堅住於所作，　其智亦如是！
前世所作智，　亦終不放捨。
以一切智故，　所為而不憂；
一切像色貌，　皆悉具了知。
所行常精進，　終不為放逸；
心亦不懈倦，　所行亦如是！
其諸所作為，　皆悉憂一切；
如是於眾生，　常而有等心。
常興大悲意，　憂念一切人；
愍傷諸勤苦，　皆欲令安隱。
願疾得作佛，　斷絕諸苦惱；
逮得眾珍寶，　其處不可盡。
常以善權慧，　教學諸方便；
勤力作功德，　行是無厭足。
所造有究竟，　其行常如應；
安之於道次，　不悉念居處。
以如是法者，　悉皆堅持之；
菩薩行是者，　諸行皆悉了。
於是甚深法，　所行皆備具；
於億百千佛，　所作不懈倦。」

爾時月天子問佛言：「云何菩薩得甚深之行？」

佛告天子：「菩薩亦不於凡人法有所望，亦不於佛法有所求，亦不於凡人法有所疑，於佛法、凡人法等無有異。不於凡人法有所求，於佛法亦無所得亦無所亡；於凡人亦無異，於佛法亦無異。亦不作是念：不言凡人法，不尊佛法為尊；於凡人法亦無所斷，於佛法亦無所斷。如是生生復生，是名曰凡人法如。是佛法、是二法，為空、為寂、為定，如是為知無處。亦不於凡人法有所求，亦不於佛法有所求；不於凡人法處有所有，亦不於佛法處有所有。如是二者，亦不見凡人亦不見不凡人。如是知為如。眼見所見者，皆空、皆無相、皆亦無願。如是智慧如，眼所見如，是智為佛法，亦不於佛有與無；亦不念於是，有所安、有所苦；亦不念是好、是醜，是皆空。亦如空空，亦不於空而見空；亦不知亦不求。何以故？已是習有老、有起故。

「如是天子！法法乎法，名法住、法滅、法寂，於是亦不自見亦無所見；亦不自知亦無所知。所以者何？若凡人、若弟子、若辟支佛、若三耶三佛、若受決、若深行，天子！菩薩不於諸法空、佛法空。何以故？如是天子！法乎法音聲，彼善音是善音，於是不可得；如是不可得，於是為無我；如是為無我，於是不說有住不住而去。天子！諸法如是不可數，佛法亦不別。天子！其譬如是，當作是視諸法、佛法，常念作是行。復念如是行，於是起無識念，行於無識念，於佛法亦無所惟，如此者為以應從思惟、為以起；不復作是智，不於法界有所增，亦不在亦不不在。復次習法智，無能於法有所增減。所以者何？若有愛欲法、無愛欲法，皆覺知何所是欲、何所為無欲。已了知於是，不復隨。是故天子！菩薩得甚深之行，終不見於法，亦終不於佛法如是視、如是見、如是觀，為不見作是視。天子！菩薩眾，魔若魔天，不能壞如是說。天子！佛說如是！」

天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菩薩摩訶薩所作甚奇特，具足知是諸慧事，乃如是了知於生死，乃作是求道而不懈倦，如是起滅上下可盡？」

佛言：「天子！譬如幻、如化；若來、若去、若坐；若所求、若所說，亦皆無所有。天子！譬如幻化，欲知一切諸法悉如是！一切諸所起滅，過去、當來、今現在，其劫數亦如是！菩薩亦不念起，亦不念前世所行。」

天子復問：「云何，世尊！菩薩若不念有起生處，佛何以得來上忉利天，到所生母所，盡夏三月？世尊不從摩耶生耶？」

佛報天子言：「如來所生不用生死法，住如如住，如者不來不去，佛生如是！」

佛復言：「天子！佛從般若波羅蜜生，諸佛世尊皆從般若波羅蜜生。何以故？三十二大人相不從摩耶生。天子！般若波羅蜜如是

學，般若波羅蜜佛母身，三十二大人相皆從學般若波羅蜜。」
月天子白佛言：「我熟思惟般若波羅蜜無所生、無所滅，云何世尊言：『般若波羅蜜是諸佛之母』乎？」
佛報言：「如天子所言，菩薩當學菩薩所學，逮般若波羅蜜，便得佛身相三十二大人之相歸之，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佛十八法、大慈大悲三昧，獨行遊步，佛慧知他人意，皆來歸之，此皆不從摩耶生。是故天子！當知佛慧從般若波羅蜜生。有無央數諸慧之事不可計，今粗舉其事，皆悉如是！」
天子復問：「諸佛世尊法皆悉具足如是如，如來如者隨如得成？」
「如是天子！所見事如是視，佛從般若波羅蜜生，亦不從生般若波羅蜜，不於法有想根，亦無起根亦無爭除。」
「云何世尊般若波羅蜜所生？」
答言：「天子！如法，如來如如者，隨所作法，於是法不生、不起、不滅。如是天子！不生、不起、不滅，如是如是異為智慧，慧從般若波羅蜜生，名曰怛薩阿竭從般若波羅蜜所生；如是生為不復生、不起、不滅。如是天子！不生、不起、不滅，菩薩學疾近般若波羅蜜。天子！般若波羅蜜智不可盡，復不可盡般若波羅蜜。」
復言：「世尊！是智慧云何思惟？云何當知是般若波羅蜜不可盡智？」
復言：「天子！不於智慧思惟而有智。如是天子！於智慧有思惟有智，是不為智慧、不可盡慧。何以故？天子！心知有勞，終不能得不可盡知，當令如是不為智慧。天子！智慧無思惟智，若智慧有盡，不為智慧。」
天子復問：「云何，世尊！不可盡，從何所問、從何所知？」
答言：「天子！是不可盡，不從放恣而等求。」
復問：「世尊！是不放恣為何等類？」
答言：「天子！諸惡行於三界而不捨，亦不離三界中諸惡已復捨三界諸惡行，如是天子！各隨所為不放恣。」
「其報云何？」
「於三界不起、不滅是其報。」
復問：「世尊！頗有弟子從是間遊過三界為人說法者不？」
佛言：「天子！於欲界能為弟子說弟子法，不能於欲界有所益；於色界、無色界能為弟子說弟子法，都無所益。以三昧遊三界而說法，不能了佛世尊之所說，亦不見以三昧力遊於欲界有所說而無色。天子！雖遊欲界復不能有所脫，以三昧力遊於色界、無色界，無色界所說而無益，於色界、無色界都不能有所脫，雖遊三界但能自脫身不能益他人。如是天子！雖知三界，不戀於三界，坐守空法，亦不習於欲界，不能於色界，亦復不能於無色界。如是不能於

三界，亦不生於三界、亦生於三界，所去亦不知處。如是天子！是輩捐身於是處無能知；亦不見往亦不見還。何以故？一切諸法於三界不相逢。天子！譬如虛空不生、不可見、無有作者，不復會以過去。如是天子！三界一切諸法皆如是！」

說是法時，天諸天眾中，七萬二千天子遠塵離垢諸法法眼淨；萬六千天子前世已作功德，今復聞說是法，皆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心；八千菩薩得不起法忍。

爾時眾會者皆承佛威神，皆自見未曾所見華在其褵上，悉以散佛。應時佛威神令是華遍滿忉利天上。是時釋提桓因前白佛言：「甚可怪，世尊！是諸族姓子所散華，本所不見？」

爾時月天子謂釋提桓因言：「拘翼！世尊亦是未曾可見者，華亦如是！何以故？拘翼！持是心見世尊者，是心為滅盡不可得見。如是拘翼！其有可見之事，皆前所未曾見。」

釋提桓因問天子：「仁者云何見佛？」

天子報：「如是世尊見我，我見世尊亦復如是！」

釋提桓因又問：「云何見？」

答言：「拘翼！如來如如，色如如，痛想行識如，我作是見如來。拘翼！我不以色觀如來；亦不以痛、想觀如來；亦不以行、識見如來。所以者何？色自然，不起、不滅，痛、想、行、識亦爾！是五陰法之相，是相不相皆如普照。拘翼！如來如是不可見。拘翼！復有欲見如來，當如佛見我，我見佛亦爾！」

復問：「天子！云何如佛見仁？」

天子答言：「今佛在此，自可問佛。」

於是釋提桓因前白佛言：「云何，世尊！如來見月天子？」

佛言：「不以色見，亦不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識見；亦不以前世見、亦不持當來見、亦不現在見；亦不凡人見，亦不於凡人解脫見；亦不於學見，亦不於不學法事見；亦不阿羅訶見，亦不阿羅訶法事見；亦不於弟子法見，亦不於辟支佛地見，亦不於佛地見。所見如是，拘翼！如是為見佛。如是見佛為無所見，如是無所見是為等見，如是示現是名為一切示現。審諦示現如是觀，拘翼！是名為如來。如來於法界無所缺減。拘翼！於拘翼意云何？如來如是見、如是觀，為見何等？」

答言：「是名為見佛。世尊！如來是名為得，不於色如是，如來於此無有能得計數者。」復問：「世尊！如是為見佛耶？」

答言：「如是。拘翼！菩薩為逮得無所從生忍，於一切諸法界皆為等住，亦不離是法而見法。」

釋提桓因復白佛言：「是月天子為得無所從生法忍？」佛答釋提桓因言：「持是事自以問月天子，當為汝發遣。」

於是釋提桓因問月天子：「仁者！今為得是無所從生法忍耶？」
月天子答言：「拘翼！頗有無所生而起不？」
釋提桓因言：「不。」
天子復言：「拘翼！設無所生不起者，云何復問：『得無所從生法忍？』」天子復言：「拘翼！法界無所生，其譬正如此，是故法界亦不起亦不滅，都不可知。」
爾時釋提桓因便發是念言：「如月天子所說，為已得無所從生法忍？為逮近佛？為逮三耶三菩？」
爾時月天子知釋提桓因心所念，語釋提桓因言：「拘翼！無所得忍者，得三耶三菩座不難；有不得忍者，去三耶三菩座大遠。」
釋提桓因復言：「天子！云何作是說？」
天子報言：「拘翼！已得忍者能作是說，其不得是者不能近三耶三菩阿惟三佛座。得無所從生忍故，能說無所從生如無所生，如是者道。」
釋提桓因復問天子：「道從何所求？」
天子答言：「拘翼！道於三界而無我，作是求道。」
釋提桓因復問：「三界無我，云何求？」
天子答言：「如法者不生，不生復不生，當道作是求。作是求已，如是求不求，於求是者為無所起。」
是時釋提桓因白佛言：「甚可怪。世尊！月天子所說甚深乃爾！從何所沒而來生此，於是沒當復生何所？」
時月天子語釋提桓因言：「拘翼！如幻師化作男子、若女人，從何所沒來生於此，於是沒復生何所？」
釋提桓因復報天子：「了幻與化無起無滅，不可見、不可知，是無所有。」
天子語拘翼言：「如是說幻化，從無合會來生，滅亦至無合會所。如是幻化，黠慧者所不用亦不不近。」
釋提桓因言：「如是。天子！如所說。」
天子報釋提桓因言：「拘翼！如卿所問，我所答亦爾！如卿，諸法如幻化，念欲持是事以問佛：『是天子從何所沒而來生此，於是沒當生何所？』」天子語釋提桓因言：「於拘翼意云何？如如來化，所化如，若去來上下可見知不？」
釋提桓因答言：「天子！如是不可得見。」
天子復言：「是化寧可有所作為不？」
釋提桓因言：「能有所作。」
天子復言：「如是。拘翼！化一切諸法等如此，若去來上下。作是觀，拘翼！於是無能有所作。於拘翼意云何？不於是見，色、聲、香、味、細滑、法亦爾！是化人寧能見聞知如是事不？」

釋提桓因言：「天子！不可得見聞知。」
天子言：「如是。拘翼！如是一切分數，知諸法亦如是！若見、若聞、若心念法，亦不染亦不污；亦不於是止；亦不近亦不離。於見、於聞、於念，如是所語如是法，為一切說，為眾所說而無有異。」
於是釋提桓因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是月天子說無處所、不生、不起、不滅。是天子不在弟子地、不在菩薩地見。菩薩云何當憶念無央數劫生死之事，育養眾生云何都不可得知？」
佛語釋提桓因言：「拘翼！其有菩薩得不起法忍者，亦不念生、亦不念起、亦不念滅。欲覩是輩菩薩，當如觀百歲般泥洹阿羅漢，不可得知。何以如是？亦無他人想、亦無我想；復無無他人想、復無無我想，復如是，拘翼！精進樂勤苦行。菩薩所作，亦不念生、亦不念滅；亦無他人想、亦無我想，諸法體性本皆泥洹。如是，拘翼！一切亦不縛亦不解，不了知是法，是菩薩為是故為解、為示現，思念故為起大悲。是菩薩不疲厭，於無央數拘利百千劫而不懈怠。譬如，拘翼！有人墮火坑中，有大悲男子，不愛軀體、不惜壽命，捨五所欲及諸所樂，入火坑中抱是人出，亦自出復出彼人。於拘翼意云何？是人所作為難不？」
釋提桓因言：「世尊！是人所作甚難甚難！」
佛言：「如是。拘翼！是何足為難？菩薩所作又難於此，以脫諸欲發意欲持諸供養之具，以其所有將護給與一切。如是拘翼！復有過於是者，以是光明之德照示一切，如是皆過一切弟子及辟支佛上，菩薩摩訶薩自致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阿惟三佛。
「復次拘翼！如是說從何所沒來生於此？聽者拘翼！東方於是國分，從是佛剎度九十二那術百千佛，國名羅他那薩遮(晉言：珍寶審諦奧藏)。世界中以眾寶為樹，其枝葉華實無央數色，其經行處以無央數寶而校成，其國中所有皆眾寶以為校莊無空缺處，其地皆紺琉璃，無央數寶以相雜廁。
「復次拘翼！有世界名羅陀那光祇(晉言：珍寶積聚)。是世界，拘翼！佛名羅陀那文陀羅帝耶阿丹竭羅油(晉言：珍寶豪場出過上聚)如來、無所著、等正覺，今現在說法。其佛國中無有母人，亦不聞母人；亦無弟子、緣一覺道，純是菩薩滿佛剎中。
「復次拘翼！是珍寶豪場出過上聚如來、無所著、等正覺，其世尊一一說法，七十二拘利菩薩皆得不起法忍。菩薩得是忍已，意念若豪名(丹本多)珍寶上天世大性，一切皆以斷，用是故一切諸佛剎皆悉為之動。即時三千大千剎中，若干無央數珍寶、蓮華、雜華，色甚鮮好，悉滿其中以散佛上，皆於佛上化成華蓋。遍覆佛剎已，是菩薩便踊於虛空，飛到他方佛前而供養禮事，欲繞問訊、欲聞法。

「復次拘翼！得法忍菩薩不樂住一處，便能遍到諸佛剎；不得法忍菩薩不能到他方。
「復次拘翼！彼佛世尊出來十二劫，彼佛所止處，夜常三說法。說法已，七十二拘利菩薩得不起法忍。如是拘翼！不得不起法忍菩薩不能到他方剎，得不起法忍者乃能到他方佛剎，如是菩薩乃於彼間沒而生他方剎土。如是拘翼！以是比類當作是視，如是不可計億佛剎諸菩薩皆悉爾！
「拘翼！是彼珍寶積聚剎土中，所有一切皆無有憂入三惡道，亦無苦智亦無樂智；亦無所問亦無所說；亦無勤苦亦無食飲。何以故？諸菩薩以法歡喜為食飲，彼土中無羅漢、辟支佛名。如是，拘翼！珍寶積聚國土中，是剎中世尊珍寶豪場出過上聚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，是月天子從彼佛剎沒來生此忉利天，故來欲見佛，禮我、繞我、問訊我，欲有所問故來。因是所問，會無央數千人廣有所知，又會餘菩薩於不起法忍皆使滿具。
「拘翼！是月天子故來見佛，欲護一切法、欲持於法。佛般泥洹已後，最後法欲盡時，當於是間得道生於人中，持是所說甚深甚深法，廣有所照，普以教授滿百千人，於是不起法忍皆樂欲學久遠。最後法欲盡時，於是盡，終生第四兜術天，會於彌勒菩薩所，講說諸佛世尊道事，不可計數百千天子，前世初未曾起道意，今聞是說皆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心。彌勒來下得正覺時，是菩薩承事彌勒佛萬歲，居家常供養彌勒及眾僧，乃後時與四千人俱，以家之信出家為道便作沙門。作沙門已，於彌勒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所，盡形壽常持法；彌勒般泥洹後至於法住常持法。於是賢劫中千佛中少四佛，皆當供養承事爾所佛。於是諸佛世尊所說經，當修梵清淨之行，最後過七恒沙等劫，當於是世作佛，號字月光曜如來、無所著、等正覺，所願皆滿。」
於是月星天子語是天子言：「善哉！今為佛之所授決，當得阿耨多羅三耶三佛。卿本有何等恩？有何等供養？作何等愛敬憙樂歡喜事施於佛，乃使如來獨授卿決？」
是時月天子語月星天子言：「如來者亦不以善與人決；亦不有所畏故與人決；亦不言是人可與是不可與。菩薩者自學菩薩法，世尊便記其決。卿云何作是問：『我仁有何等恩於佛所，使佛作是敬、作是愛、作是念、作是歡喜、作是賜遺？』」
月星天子問月天子言：「是歡喜當從何所見？」
月天子答月星天子言：「歡喜從心求。」
月星天子復言：「心不想心，誰作是踊躍者？」
報言：「踊躍不可持，亦不可獲，是上踊躍。如不可獲，踊躍之最也。」

月天子語月星天子：「如是踊躍，於是踊躍有所不可者不為踊躍，是踊躍於放逸事而不為，於是踊躍中而常踊躍，不復生廢退意。如是月星天子！當於是法求，用是故得踊躍；於法所作而不放逸，於是求、於是不求、亦不離求。何以故？不於法界求；亦不於所求。如是。月星天子！」

佛說道神足無極變化經卷第二

佛說道神足無極變化經卷第三

西晉安息三藏安法欽譯

於是月星天子語月天子言：「如是菩薩學，名為學菩薩。」復問：「何所是菩薩學？」
報言：「天子！菩薩學於菩薩，於是無身無身行、無口無口行、無意無意行，是為菩薩學。菩薩於身無所學亦無所獲，亦無所失亦無所亡，如是，天子！菩薩學。」
復言：「天子！如是學，為如來所授決耶？」
月天子語月星天子言：「不。作是學者世尊不與決。何以故？不念於是學、不念有所說、亦不念我、亦不念有所求、亦不念我有所學，是名為學。語分部於世不合會、其有言我作是學，為不諦、為非說，不念言有我；亦不言是諦；亦不言我是菩薩學。」
復問：「若有幾事，天子！得審諦報住？」
答言：「於所願常高舉而不下亦不中間，於願常在心未曾休懈，雖有是而不作是法，為最是法，不如於是法審諦覺知，是名為住，為審諦住。」
復問言：「天子！持何所法得如來授決？」
報言：「不於凡人法有所捨，亦不於佛法有所得，用是故如來授決。天子！如是法無所捨，於是法無所得，我以是故為如來所授決。」
復問：「如是，凡人為皆授決。何以故？如者不捨凡人，亦不捨凡人法，於佛法亦無所得。」復言：「天子！何因緣為凡人法？」復言：「法空，法界亦空？」復言：「天子！何因緣為佛法如者拘利佛亦如？」
報言：「天子！能於虛空界、於法界，能有所捨不？」報言：「天子！不於如如者於拘利佛為可有所得？」報言：「不久。天子！如是天子！次第說，於凡人法無所捨；於佛法無所得。用是為如來所授決。」
復言：「云何於空界、法界，於如、於拘利佛，從是得決耶？」
報言：「天子！不爾。」
復問言：「云何，天子！於空界、於法界、於如、於拘利佛，於是不得決，餘諸佛復從何所得決？」
報言：「怛薩如、受決如，空界、法界怛薩拘利佛。如是天子！法乎法如此，法乎法也如是授決，是為受決。為得決已，不離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不離阿惟三佛。」

於是月星天子前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是月天子逮得深慧，所說乃爾？」
佛言：「如是說法，天子！菩薩為逮得忍，若求索、若發遣；若於一切諸法界，若說、若有所說，不能於法界有所見，不能有所語，亦不能有所傳。何以故？於法界無所語亦無所說：如是法界、如是人界。如是人界是為佛力處，如是佛力處一切諸法如是！如是天子！如是菩薩為如法住，如是住不復信餘事，亦不隨餘事，如是者當復因何等令佛有所說？」
爾時賢者大目揵連於釋提桓因宮紫紺殿上，為諸天子眾說法。爾時大目揵連從座起便彷佯，心念言：「如來、無所著、等正覺在此，閻浮提為已空。閻浮提有無央數人飢虛，欲作功德，不見佛、不聞法，於所作為轉減。」於是大目揵連作是念已，持天眼遍視閻浮提，便見佛、如來、無所著、等正覺在萍沙宮中食，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。是時大目揵連復自見在佛左而坐，自見身形被服坐在佛邊無有增減，復自思惟：「得無世尊還閻浮提？」復更視巴質樹下，見佛世尊與無央數諸天眾圍繞而為說法，見舍利弗坐佛之右，自見目連與諸比丘坐佛之左，復與大比丘俱。
於是賢者大目揵連見甚大可怪：「諸佛世尊所作為不可思議，諸佛世尊為威神為大，為能為大，分於閻浮提說法如故，而不斷絕於第二忉利天上為諸天說法。」
爾時大目揵連復大疑怪，復更諦視。見佛在舍衛祇洹給孤獨園，與無央數眾圍繞而為說法。復自見在於會中如其像貌，舍利弗、摩訶迦旃延、分耨、須菩提、離越賢者、子劫頻奴，一切諸大弟子眾皆悉見，如在舍衛、如在羅閱祇、如在忉利天。
於是大目揵連復重思惟閻浮提，復見迦維羅衛大國尼拘類，見佛從尼拘類園出，入迦維羅衛大國而行分衛。復見比丘形像如目連，於是復見佛在維耶離大國與大比丘眾俱，至離垢月童子家飲食。目連復自見色像貌與大比丘眾俱，於是大目揵連見佛在波羅柰大國從分衛還，自見色像貌亦在其中。復思惟遍視閻浮提，所在處皆見有佛，若樹下、若巖石間，及閻浮提地上佛悉遍滿，皆見佛、比丘僧俱圍繞。若干百千所在、聚落皆悉遍見。
於是目連重復甚大疑怪？更思惟已，持天眼視欝單曰，見佛與比丘僧俱受食，亦自見身在其中、亦見餘弟子。復視弗于逮，亦見佛在大身眾人中而為說法；於拘耶尼地亦復如是，見佛世尊坐禪，無央數千眾皆見，為佛作禮。諸弟子眾亦各各隨其色像貌而坐三昧三摩越，亦自見身在其中。
於是目連倍復疑怪？復坐思惟地上諸神，於是復見佛與諸弟子眾，亦復自見在其中及眾弟子，如是虛空中諸神亦見佛在其中，為虛空

中諸無央數百千諸天而為說法，亦自見身與眾弟子在其中。如是第一四王天、上炎天、兜術天、尼摩羅提天、波羅尼蜜恕耶拔致天，乃至梵天遍視，復見佛在梵天與無央數百千梵天圍遶而為說法，亦自見身色像貌，及一切眾會者皆悉如大目揵連，神足變化在所作為皆悉爾，自見在中為一切而說法皆如目連。復變諸會者皆如舍利弗比丘，智慧光明於大眾中為師子吼。如是比各各自以慧力為說大弟子法。

於是大目揵連驚怖衣毛為豎甚可怪，踊躍歡喜則生善心，三反自稱譽言：「乃爾乃爾！諸佛世尊甚大可怪，無罣礙行所作亦甚可怪。」大踊所成歡喜踊躍，五體投地讚歎言：「南無佛！」

爾時聞大音聲響，忉利天皆為震動，於是無央數百千天聚會，俱到佛所白佛言：「唯，世尊！何因緣有是大音聲，感動是地乃爾！所問如是。如來！」

佛言：「如是天子！大目揵連於佛大地踊躍自歸，五體投地，感動使爾！」佛言：「如是天子！是比丘目連當自來問於是。」

比丘目連起住，疾疾往到佛所，前以頭面著佛足，遶佛三匝已住佛前，叉十指為佛作禮。是時目連於佛前說偈言：

「持力不可稱，　佛為已逮得；
如佛之所行，　世雄難思議。
垢垢已離三，　心意皆已調；
天人之中尊！　一切所供養。
雖有百千日，　滿於虛空中；
盲者無所見，　盲者不蒙光。
十力放光明，　弟子因所見；
一切諸弟子，　不能及佛明。
從胎盲無見，　弟子行亦爾！
不能知佛慧，　亦復不能持。
雖有信受是，　如來之法教；
於是無能知，　不及尊所行。
譬若如大海，　欲比牛跡水；
其德如須彌，　喻之於芥子。
如日之光明，　寧與螢火等；
佛世尊之德，　弟子不能及。
不可以須彌，　方之譬芥子；
日月之光明，　比之於螢火；
比之牛跡水，　不可以大海；
比之於弟子，　不可以菩薩。

譬若如盲人，　以比有目者；
若復有乞人，　以比遮迦越！
譬如月光明，　比之以星宿；
如佛世尊德，　弟子不能當。
在於人間行，　復現須彌頂；
所現譬如幻，　一切蒙福祐。
不知佛在彼，　我憶天下空；
不復得見佛，　及與比丘僧。
我於此宮舍，　常止坐其中；
為諸天婇女，　教誡說法事。
便自以天眼，　觀視閻浮利；
即見諸百國，　謂之無福地。
思惟是天下，　便即見世尊！
在於羅閱祇，　與弟子共食。
在萍沙王家，　處於大宮中；
與諸眾會俱，　眷屬而圍遶。
在於是見佛，　譬視氷山雪；
自見目連身，　住止在佛左。
又見舍利弗！　侍在佛之右；
并復及於餘，　一切諸弟子。
我自憶呼佛，　下在閻浮利；
還在忉利天，　佛故在其處。
於是熟自視，　止在忉利天；
諦復自思惟，　處在閻浮利。
又復見世尊！　在於舍衛國；
坐於大眾中，　一切廣說法。
亦復自見身，　在於大會中；
亦見舍利弗！　及與諸弟子。
復現於釋種，　現行而分衛；
見在維耶離，　而行受人食。
現住波羅柰，　行步而出入；
諸有所在處，　皆自見其身。
現到鬱單曰，　與諸弟子眾；
共行而分衛，　見到阿耨達。
亦現在於彼，　與其弟子眾，
皆坐而共食。　又復見世尊！
現至拘耶尼，　復在弗于逮，
為無數拘利，　而為說其義。

皆自見目連！　在彼作變化；
自現神足力，　示人本所行。
於是諸地神，　見其所居處；
虛空諸神天，　為之理法事。
皆悉具示之，　今覩無上法；
在於四王天，　皆為說正法。
於炎天所見，　亦復悉如是！
見在兜術天，　亦復見魔天。
現於尼摩羅，　波耶尼蜜天；
悉見諸弟子，　并及與世尊！
在於梵天上，　所見亦如是！
為諸拘利梵，　皆為其說法。
於是自見身，　遍在諸梵中；
一切餘弟子，　其眾皆如是。
前諸過去佛，　所行皆如是；
經行及與樹，　若龕及臥處。
於是皆悉見，　無數諸法王；
其如是比類，　皆如釋師子！
我自在是間，　所見甚可怪；
其所見法事，　雄特無過是。
諸佛之世尊！　可怪放光明；
乃作是變化，　神足中最尊。
在於忉利天，　說法不往來；
悉遍閻浮提，　處處皆悉見。
國邑與郡縣，　聚落及餘處；
常等讚歎之，　為其而說法。
如我之所覩，　為皆見世尊！
并見諸弟子，　為皆得寂定。
大拘路拘路，　復及與離越；
迦旃延、分耨，　及與大迦葉。
我皆為已見，　諸佛世尊跡；
無數所讚歎，　聞之若如海。
於是悉自見，　其身皆在中；
無央數之德，　其場聚如是！
如是大音聲，　為在須彌頂；
以是禮世尊！　其德難思議。
恐怖求自歸，　衣毛為之豎；
今願持五體，　頭面自歸禮。

如是大音聲，　普周無不聞；
諸是三千界，　皆為大震動。
在於須彌頂，　廣放大光明；
我亦於是住，　皆悉而遍見。
我於是驚怖，　疾疾到佛所；
時即便往詣，　前見人中尊！
而問於是法，　恐懼心所怪；
皆施行何等？　能作是變應。
何所是佛事？　惟願為說之。
如是閻浮利，　天上亦如此，
於東西南北，　四面俱皆是；
若在於梵天，　虛空亦復爾！
我自呼有德，　施祐謂為益；
自恃得道時，　神足為無比。
我求甚使疾，　焦燒道根本；
違失如來行，　遠離於佛慧。
於是自思念，　是心無解脫；
本造當如是，　發心求佛道。
今悔無所益，　於行為了盡；
諸情悉已斷，　於佛法無益。
譬如人入海，　行採求眾寶；
捨摩尼不取，　而更求污泥。
自察如我智，　并復及餘人；
棄於世尊行，　而反求弟子。
若疑有懈怠，　是行不得佛；
精進發道意，　合會諸善德。
如是勤苦行，　可得過三界；
其能作是行，　佛慧可疾得。
惟願稽首禮，　歸命諸世尊！
其有逮得是，　持最尊佛慧。
能現無極變，　獨有釋師子！
諸有見聞者，　疑惑為永除。」

爾時佛讚賢者大目揵連：「如汝境界能視能見。復次目連！如諸佛世尊境界不可思惟，令一切人及蜎飛蠕動，皆得辟支佛，都合會是智、共消息，不能知不能見，何況汝一弟子而欲計量知是？一處之所作尚不能知，況佛境界而欲得知耶？如是目連！復次當來輩皆共

聚會，是輩聚會已，共坐一處視道變化，如是如來等正覺變化現道神足，名為道變化、神足變化、無極變化，法言所說。」
目連則言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賢者大目揵連聞佛所說已，自見身在蓮華上，放身光明而在梵天，自於其處所語，四天下皆聞。於是目連說偈言：

「佛出於世間，　甚為難得值；
無數億百千，　難計拘利劫。
譬如優曇鉢，　其華甚難值；
如是佛難見，　世尊過於是。
譬之若尊王，　飛行遮迦越；
常而有神足，　福德力亦爾！
其子有千人，　七寶皆悉具；
往到於佛所，　聽受上法言。
梵天與帝釋！　所欲得自在；
若欲樂天上，　復樂於人間。
五樂以自娛，　恣心歡喜樂；
往到法王所，　一切可得願。
若能有棄離，　一切諸愛欲；
到於泥洹寂，　如服甘露味。
其欲逮無極，　得最神足力；
當詣世雄所，　聽受上法言。
若有辟支佛！　及與諸弟子；
於是兩足中，　佛為最尊上。
降伏於魔王，　并及諸官屬；
當往到如來！　見於法之主！」

於是大目揵連發起無央數那術億百千天子，欲界、色界疾疾各以所有天華、天香、天傅、飾華、天澤香，皆持欲往到佛所，各持是華供養散於佛上，以頭面稽首禮佛足，却住一面。於是目揵連以神足力聚會諸天眾共在一處已，便往到佛所，前以頭面著佛足，皆却住一面。
佛爾時語目連言：「目連！聽我所說道神足變化無極法言。」於是目連受教而聽。
「復次目連！三千大千剎土，百億日月、百億大海、百億須彌山、百億四天下，是名三千大千世界，為一佛剎。於目連意云何？呼一閻浮利謂我於是中得道？目連！莫作是視。何以故？目連！於一切

四天下，隨其所願上中下而為說法，知誰當得阿惟三佛、誰在母腹中、誰在兜術天、誰復般泥洹，皆悉知。
「復次目揵連！於是三千大千剎土東方，去是四天下，萬二千四天下。其四天下世界名無塵，有佛號字比羅耶摩提(晉言：如鏡明無垢)，今現在說法。復次目連！彼四天下世界人民無婬、怒、癡，常親近道法，樂聽受奉行；彼有求菩薩道者，少求辟支佛道者，求弟子行者甚眾多。
「復次目連！彼佛(　如鏡明無垢）一一所說法，九十九億人解弟子乘，於彼不說沙門之四德，不如是聞說沙門之四德。何等四德？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。
「復次目連！彼世界人在一坐，皆得六通之證，逮八惟務禪，皆自念知為脫於生死，歡喜踊在虛空中，去地七仞，坐於虛空便般泥洹，身中出火還自燒身，亦無有骨亦不見灰，都無所有。如是目連！彼佛現在說法，寂然度人、寂然般泥洹。彼世界無取無與，若飢渴，所念飲食皆自然在前，衣被服飾譬如忉利天上。若起若滅若生，不因母人胞胎生，無有女人，因福自然而生。其地皆作黃金色。
「復次目連！彼佛如來國土，人民壽五百歲，有長有短。於目連意云何？能知彼佛(　如鏡明無垢如來）不？」
目連則言：「不知。」
「彼土如來則我身是！我於彼間以法而教導。如是目連！如是比名為道神足無極變化也，一切弟子、辟支佛皆悉過其上。
「復次目連！於是三千大千剎土南方，去是萬八千四天下，世界名羅陀那三披(晉言：寶等有世界)，其世界有三寶(　黃金、白銀、水精），彼世界佛號羅陀那揵頭(晉言：寶品)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，今現在而說法。如是目連！復次彼佛如來為辟支佛行者說法，彼佛世界少菩薩、弟子。行者於彼剎沒，生於空無佛處，於彼處皆當得辟支佛。於目連意云何？知彼佛(　寶品如來、無所著、等正覺）不？」
目連言：「不知。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則我身是！我於彼間說法以教導人，如是名為道神足無極之變化也。一切弟子及辟支佛去佛甚遠。
「復次目連！於是三千大千剎土西方，去是四天下二萬二千四天下，其世界名羅陀那質多(晉言名：寶意)，其世界有七寶(　黃金、白銀、琉璃、水精、瑪瑙、赤真珠、車渠是為七寶）。如是目連！彼世界以寶為樹，其經行處皆寶，以寶為交露帳，以寶為欄楯，皆以雜寶而挍莊之，以寶為浴，池中有八味之水，食飲皆自然，念便自然至，譬如兜術天上諸天被服、飲食，彼土人民亦如是！彼國土不

聞母人，亦不見母人；亦無有母苦生者；亦無男子、母人合會者；亦無婬泆於欲；亦不婬泆於財；亦不婬泆於懈慢；亦不從胞胎生。彼世界一切人，生皆從蓮華藏化生於彼。目連！復次寶意世界，佛號寶等有如來、無所著、等正覺，於彼說法。彼佛如來不說餘事，純以菩薩篋藏令一切發三菩心，令不可復計阿僧祇人皆得無所從生法忍，復不可計阿僧祇人皆受決，當為阿耨多羅三耶三菩。彼佛世界無有弟子、緣一覺行者，皆悉菩薩，亦無有恩愛，心亦不念，滿彼四天下。彼國如來壽八萬四千歲；其土人民壽亦如是，有長有短。彼國人壽盡，不墮三惡道，不生邊地。彼國菩薩若於是壽盡，倍復生清淨剎土，面見諸佛世尊！於彼天若天龍、揵沓和，其心不念一等無異，皆有薩芸若意。諸天龍、揵沓和，雖有是名悉願同一，雖若干智等以無上智，若諸天龍、揵沓和，若人，常服於智。如是，於目連意云何？彼寶等有如來現在說法，汝知不？」

目連言：「不及。天中天！」

佛言：「彼佛則我身是，我於彼間以法而教導。如是比名為道神足無極之變化也。非是羅漢、辟支佛所能及知。

「復次目連！於是三千大千剎土北方，去是四天下世界三萬六千四天下，名無恐懼世界。其世界有兩寶（黃金、白銀）。彼佛世界，無泥犁身、無畜生身、無餓鬼，不畏生邊地。於彼無有虧戒者，於所見亦不毀；亦不虧種姓；亦不於餘道及尼揵波和而有所信知。彼，目連！無恐懼四天下世界，佛號無畏與如來、無所著、等正覺，於彼說法。其佛如來便往到佛樹下，到佛樹下已，七十二億那術魔往到其所。是諸魔，是時如來現如菩薩求道未逮薩芸若；是時魔便化作七十二億那術樹；是時菩薩亦化作七十二億那術菩薩，各坐一一所作樹下。是時魔恐怖而大驚怪，自念言：『何所為？』審是菩薩者，欲於是座牽出之。是時諸化菩薩語魔化幻：『如汝諸魔眾，一切諸法皆亦如是，云何言何所？審是菩薩者而欲牽出之？我於是間禪念思惟，如我前後所作福，常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心，以勸人令發意求菩薩道，汝云何無勸助意，反欲牽出？』菩薩禪定思惟：『若我所作惡事，不勸人令求菩薩者，自然滅去，何須乃欲相牽耶？以是故非汝所能牽，莫於是而作自侵。』於是魔復問菩薩言：『汝作幾所福而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心，復能勸人令索菩薩道？』報言：『眾魔！譬如恒邊沙，一沙為一佛剎，滿其中珍寶持是施與；持是發道意，其所作功德復過於是！如是復次眾魔！如恒邊沙等世界，一切人皆滿其中，施以所安、恭敬承事至千劫中，如是功德福祐持用求道。』魔復問言：『卿所作功德乃爾！其有索菩薩奪處者，其罪云何？』菩薩報言：『如所說，爾所恒邊沙一切人，若有索，鑿是人眼皆出之，則作罪如是為多不？』魔報：『甚

多。』菩薩報魔言：『若牽菩薩者，其罪甚倍多於是，為牽阿耨多羅三耶三菩。』爾時魔眾七十二億那術，以是方便見是變化，皆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心。
「是時諸發意菩薩，天華、天香、天不飾華、天澤香，皆舉持散菩薩上，天上千種諸伎樂持用供養娛樂菩薩，如是音樂聲皆說如是：『疾疾令三界之導師，疾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阿惟三佛。』作是讚歎已，便見菩薩坐於樹下，已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阿惟三佛。於是更有異百千天子心念：『如是諸魔眾今來到是，不復入三惡道，亦當得脫，便當為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心？』於是無恐懼施言：『今得佛，是故名無恐懼如來！何以故名？為無恐懼施。』無恐懼與審如是說是名時，諸世界皆聞知佛為得道。」
佛言：「如是目連！彼世無恐懼施如來則我身是！我於彼世界以法而教導。如是目連！如來名為道神足無極之變化也，一切弟子、緣一覺所不能持。
佛說道神足無極變化經卷第三

佛說道神足無極變化經卷第四

西晉安息三藏安法欽譯

「復次目連！於是三千大千剎土東南方，去是剎八萬四千四天下國土，名三幔陀質(晉言：遍等)，其佛名質多拘冲怛薩阿竭、阿羅訶、三耶三佛(晉言：幻華如來、無所著、等正覺)，現在說法。彼四天下世界盡甚好，東西南北十八街巷珍寶滿地，柔軟譬如天衣，地生柔軟之草，高四寸，其地所有，各各異種眾色，如是皆悉遍。行步若下足蹈地，草皆柔軟可意，足舉則生如故，其地皆平如掌。目連！是遍等世界皆如此。有城名颰陀鬱沈(晉言：善尊)。其城中人，安隱豐饒熾盛大樂，東西長三十二俞旬，南北廣十二俞旬，如是目連！彼善尊城人皆共居其中。其國人民繁裔，多於鴦迦、摩竭、拘留諸人民數。如是目連！其幻華如來世尊於善尊城中遊行止頓其中，一會說法為師子吼，令三十那術人皆得阿羅漢；復有三十那術人得阿那含；復有三十那術人得斯陀含；復有三十那術人得須陀洹；復有三十那術人發辟支佛行；復倍不可計數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提心；復異不可計數人皆悉作功德。目連！是彼四天下世界，有樹名末頭三被(晉言：此樹)譬如蜜，其華果實常有不乏，其華果實味譬如百味飲食。彼若男子、母人，欲得一華一果，得以食之安隱飽滿，七日不飢不羸，色貌不減，身體康強輕便有氣力，食是已訖如服甘露，亦無小便、亦不大行、亦無涕唾。彼無田種殖者，無舉賈償債者，其國中皆共食是華果，彼國初不知有貧富，俱等無異。彼世界如來，目連！有九十六億那術百千弟子眾，其菩薩眾復倍於弟子。有園名三曼陀拘冲(晉言：法園)，有雜果。諸弟子眾食飲，常在是園中坐。其弟子眾、菩薩眾皆坐樹下，若欲食時樹自然動，搖華果落，墮皆在鉢中。食飲飽訖，樹不動搖，華果不墮，還如本故。如是目連！彼世界所有事物，過倍於是不可計。目連！彼世界如來則我身是！我於彼世界以法而教導。如是目連！名為如來道神足無極之變化也，一切諸弟子、緣一覺所不及知。

「復次目連！於是三千大千剎土西南方，去是四天下世界七萬四天下世界，其世界名比實颰填(晉言：容受)。有八萬國王，一一天下有八萬城，城外有八萬聚落。八萬王所治處八萬城，八萬四千小城。一一處城聚落處城小城拘利百千，皆滿其中，彼諸王皆奉行法，非法之事皆悉除盡。是諸王各有八萬四千夫人、婇女。爾時婇女端正，世之最上。一一諸王各有五百太子，一一諸王各有萬二千女。是萬二千女皆端正，於世最上。是諸王法無鞭杖亦無兵器，是諸王各各自治在其國。目連！彼容受世界佛號波勿多羅陀那賴比怛薩阿

竭、阿羅訶、三耶三佛(晉言：寶放光明如來、無所着、等正覺)，現在說法。彼如來，目連！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時，於彼四天下踊在虛空中，去地七刃結加趺坐，一加趺坐放大光明。彼時四天下世界皆悉相見，雨於天華，諸音樂器不鼓自鳴，一一樂器出百千音聲，地為六反震動，諸伎樂音譬如梵音聲，不可計百千所作功德所致。轉於法輪，一切諸欲垢皆悉盡，無餘泥洹，持菩薩所知為眾說法。

「彼如來說法，以是四天下世界，八萬諸王及夫人、婇女、諸子、諸女見佛變化已，乃皆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心。彼國中一切人民男子、女人、男兒、女兒，皆遠塵離垢，諸法法眼生。是諸王及夫人、婇女、諸兒、諸女，從佛求作沙門。是時如來皆悉聽為沙門。為沙門已，在在所處，在所處及城郭，縣邑、聚落，其所至到處，皆步行不乘車馬，臥起飲食常於寺舍，不復田作種殖，皆食自然，天人來下而悉供養。

「是時如來再會說法時，一切諸弟子行者皆得斯陀含，菩薩行者皆得歡喜忍。三會說法時，一切人皆得阿那含，菩薩行者皆逮得五通。四會說法時，一切皆得阿羅漢，菩薩行者皆得不起法忍，夫人、婇女、男女皆得不起法忍。爾時夫人、婇女及諸女皆轉女人身悉得男子，不復見女像。時彼如來皆授決為阿耨多羅三耶三菩。

「於目連意云何？乃知彼土寶放光明如來、無所著、等正覺不？」

目連言：「不及。天中天！」

佛言：「則我身是！名為如來道神足無極之變化也。是故目連！一切弟子、緣一覺所不能及知也。

「復次目連！於是三千大千剎土西北方，去是五萬五千四天下世界，其世界名揵沓提(晉言：香氣)，世界純以污勒迦抄羅栴檀，其栴檀大如一錢者，價當是世。彼世界有樹三曼陀揵陀(晉言：其香普熏)。彼世界一一樹其香四百里，其土皆生蓮華大如車輪，一華者有不可計百千葉、無央數色，其華柔軟如天繒綖。華生高二丈華，其香遍四天下，香甚香。彼世界四天下栴檀為交露，經行處亦皆栴檀，波曇華來在兩邊。彼世界無城郭、縣邑、聚落，但有交露帳覆蓋其上。其世界人民食飲，譬如第五尼曼羅天上。復次彼放香普熏世界，佛號揵陀勿賴比(晉言：香氣放光明)如來、無所著、等正覺，現在說法。彼如來世界純是菩薩行，無有弟子、緣一覺行者，其彼世界四天下悉遍滿皆得神足，其菩薩皆得不可思議忍。彼菩薩輩中，有菩薩名薩惒曇無惟屈羅遊(晉言：一切法無極積聚)，得不可思議願事，已得三忍，神通為達，其所報答皆悉過上，供養甚多不可計諸佛。

「復次目連！彼一切法無極積聚菩薩自念：『今欲問佛，儻肯說者而欲問之。』作是念已便從坐起，放身一一毛之光明照四百里，放

身光明遍境界，若干百千種華無央數色色甚鮮好，是華在於虛空去地七刃，心念欲持是供養。應時虛空中聞柔軟音樂之聲，譬如天樂，是音樂聲皆出八種法印之聲，一一法印之聲，出八萬四千拘利經卷，出七萬二千偈。是時菩薩，便踊在虛空中結加趺坐，會九十六拘利那術百千人，皆住阿惟越致地，皆得無所從生法忍，當為阿耨多羅三耶三菩。如是像色貌菩薩，目連！滿彼世界。一切人無有盲者，亦無瘂者；亦無跛者亦無聾者、無貧者、無醜惡者。彼一切人民皆是菩薩，有三十二大人相，其世界無有他餘異雜行，彼國中亦無飲食者，但以禪歡喜為飲食。其國中無有羌、虜、夷、狄雜類之人；亦無三惡道；亦無邊地；亦不於彼間沒而致他方國土生，若有沒滅者便逮得如來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目連！彼世界如來則我身是！我於彼土以法而教導，是名道神足無極之變化也，一切弟子、緣一覺所不能及知。

「復次目連！於是三千大千剎土東北，去是四萬二千四天下世界，其世界名榆末陀那(晉言：應時)。彼世界人民婬欲甚多，貪婬、瞋恚、愚癡、慳貪、鬧憒強額，諸根習邪，無信、嫉妬、犯惡、多疑、弊惡、急性、嬾惰、懈怠，憙忘憨無所畏，有吾我人壽命，無黠智，譬如野禽畜獸不知慚羞，無有禮節心意癡狂。彼世界醜惡面目無色無所省錄，其處土地但有污泥及諸不淨，生活勤苦衣食不充，憙鬪更相罵詈。六月一雨，一歲再雨，五穀不豐。惡行所致，其世界地堅如鐵石[山/族]嶽不平，譬如蒺藜蹈傷人脚，毒惡止上及地但生荊棘。彼世界所出水，人民飲之，濁惡醎苦臭穢不淨，衣被皆用草葛，貧窮困厄更相看視轉相作使。彼世界國王急性常喜瞋恚，其中人民役使作務甚大，勤苦治生田作，穀粟、錢財王皆奪取，鞭杖暴瘧無不被殃。如是目連！其國界中現世受殃甚劇乃爾！如是比類彼復倍過此。其世界中人命盡，皆墮地獄、餓鬼、畜生三惡道中。

「復次目連！彼四天下世界，如來名振波迦論真陀摩那迦樓(晉言：傷悲憐念)如來、無所著、等正覺，而為說法。彼佛如來，目連！現十八大變化而為說法，七百歲說法竟，七百歲無有一人解法者。是時世尊亦不厭倦，說法如故，常持大悲而為解說。如是目連！彼佛世尊若至聚落、郡國、縣邑，若散居恒遊，行無一處，所到其國人民罵詈，輕易挽滅唾言持怒作等，其世尊悉忍誘恤養護，欲使度脫得至泥洹。目連！是時如來於爾所歲中說法常養護之，說法時有八萬四千那術人皆得阿羅漢；復八萬四千那術人得阿那含；復八萬四千那術人得斯陀含；復八萬四千那術人得須陀洹。諸大眾一日之中皆除鬚髮，作沙門悉受大戒，是時學者不學者，於三月中前所諸惡，從佛受誨皆得離之，一時俱般泥洹。彼佛恒常在，復養護緣一

覺及菩薩行者，其所作罪惡故而生彼國，彼受苦痛乃爾！一時皆得畢離。」
於是目連復白佛言：「惟，世尊！是輩菩薩作何等罪，生於彼國土？」
佛告目連：「菩薩有四事法往生彼國。何等為四？一者、倚菩薩名而求供養，不學菩薩事。二者、目連！於菩薩事不能行而懈怠，雖見亦復不能持。三者、目連！菩薩見餘菩薩得供養，便妬嫉之言：『何以供養？』是斷截他人功德而輕易之。四者、目連！菩薩不能護身、口、意，以是故得是。用是事，目連！得生彼國。」
佛言：「目連！彼佛則我身是！我於彼國以法教導人，名為如來權道神足無極之變化也，弟子、緣一覺所不能及知。其如是。目連！如來於是三千大千世界作佛事如是。目連！如汝輩不盡悉現。所以者何？弟子不能及持，以是故不能悉現。
「復次目連！於是三千大千世界百拘利四天下世界，彼如來隨一切意而為說法。復次有四天下世界，如梵天形像被服而為說法，彼世界如來不出家除鬚髮。復次有如釋提桓因形體被服而為說法；或如日天王形體被服而為說法；或復如遮迦越王形體被服而為說法。如是比，目連！於是三千大千世界中，如一切人之所願而為說法，如是比無央數。復有異無央數，不可計數佛剎土，所為一切弟子、緣一覺所不能及知。譬如目連！月宮殿、日宮殿，日月天各坐其殿，亦復不出亦復不入，坐照見天下。如是目連！佛世尊亦不從是起，亦不到彼坐，悉見不可計佛剎悉皆示現，隨一切人上中下之所願，皆養護之而為說法。」
是賢者大目揵連白佛言：「何所審是佛世尊者？若忉利天、若閻浮利、若天宮、若三千世界？此彼四天下世界，復異世界說法，乃爾所世界，何所審是佛者？我曹當云何知無極大嚮之議、大界之服？云何得知？目連所問如是。世尊！」
佛告大目揵連言：「如汝所問，能受持不？今為汝說之。目連！譬如幻師化作人，若男子若女人，何所審是男女者？」
目連白佛言：「無有審是者。何以故？是幻呪術力之所成，於是無有持。」
佛語目連：「是幻誰之所化？是幻能所作耶？」
目連白佛言：「可作。世尊！」
佛語目連：「如是一切諸法如幻化而無持，在所作為。如是目連！幻師所化術力所成化幻，多有所作為，是幻皆等無有持。如是目連！如來以智慧，一切諸剎而等示現，如是皆悉無持，為一切所作而常等，如是為佛事，以是故為大無極達嚮。如是等所為之大報，如，目連！諸佛世尊皆一等無若干。如是比，目連！諸法常等住；

如諸法等住，成道亦爾！法界而無持亦不若干。目連！汝熟思惟，如來於廣遠諦尋跡求佛，能化作恒邊沙如來三十二相一等無異，亦能令說法六十眾事所說同聲，是諸如來悉皆知一切人心之所行；是諸如來皆悉知一切人當得解脫者，如解脫印印六情根而為說法，令稍稍得滿智；是諸如來為一切現說法，以一切聞之皆奉行，等知諸苦皆盡；是諸如來有三事變化說法為四面等說法；是諸如來悉現諸佛事。於目連意云何？乃爾所諸佛何所審是最持者？如來幻幻，如來何者為持？」

目連白佛言：「於是中如來無有能得知持者。何以故？如怛薩。如怛薩所作而無增減，於怛薩無若干作，若色、若像、若報答、若慧、若神足、若說法、若脫一切人。如是如來！於是眾事不能若干說。如是目連！所作如是！作如是見，如化幻分諸法亦爾！是故諸法無有持無若干。」

「如此，目連！化幻分，知諸法亦爾！凡人於此不能作若干，乃況諸佛世尊！何以故？目連！一切諸法習於空故，念厭，不用欲不欲、若有若無，即住其中，能所作如所得，於法界亦不起亦不滅。目連！如法界，如來皆見、皆知、皆覺。如是目連！如令閻浮利地人滿其中，如來示現，示現變化，若作如來、若作比丘僧！其人展轉不自知為如來、若比丘僧。置是閻浮利中人。目連！滿是四天下若天、若人及蜎蜚蠕動之類，諸可所生者。目連！爾所人皆住佛前，乃爾久遠前世是一切皆住於佛前，皆現如來、若比丘，展轉不相知。復置是四天下。目連！於是三千大千剎土中，一切蜎蜚蠕動之類滿其中，皆令得人身，得人身已皆令一等。如是，目連！得人身，得人身已皆一種類，皆現如來、比丘僧，展轉不相知。

「目連！復置是三千大千剎土人民。如是目連！東方恒邊沙剎土，東方、南方、西方、北方、四維、上方下方，如是十方一切諸世界，是為甚多不可計界，都普一切皆令得作人身。得作人身已，如是人輩，目連！如來一種類，一一皆使如如來，皆復作比丘僧！如是輩展轉復不能自知。

「復置，目連！十方十恒邊沙佛剎中，目連！如如來今坐，於是持佛眼，視諸佛剎中，持佛所知，譬如是數於百千劫說不能究竟。如是不可計佛剎，於是間坐見，乃爾所佛剎如怛薩阿竭慧譬喻所說，令一切皆如辟支佛，索不能知、不能數、不能稱、不能視。辟支佛常皆不能知，何況弟子？以是故，如來皆見知，如是百、如是千、如是百千、如是拘利百千、如是恒迦羅、如是頻颰、如是阿壽、如是阿僧祇、如是不可計數、如是恒邊沙、如是三千大千不可計數國，皆悉遍滿中。如是目連！」

佛言：「如是數無所罣礙，眼所見直一而視，而不睥睨視，亦不延頸視，持佛眼一而視，遍悉見十方不可計無央數難思議無邊無際剎土中。如是比論佛剎土，其中人民及蜎蜚蠕動之類，如是。如是比一切薩怛薩之界，多於地土之分。如是薩怛薩前世初未曾有行，皆令得人身已，皆使作遮迦越王。一一遮迦越王，各各坐有官屬。一遮迦越王者，其官屬都盧皆如爾所，遮迦越王展轉如是！如是目連！都盧爾所遮迦越王官屬，為一遮迦越王官屬。如此數如是比，皆為如來，其像色貌皆一種類。如是因緣一切皆住前，一一遮迦越王及其官屬在前，皆各自見有如來、諸比丘僧，諸遮迦越王各自呼：『獨有如來！』謂其餘皆無，各各皆悉各各自見一如來，謂餘為無，各各皆悉爾！如是諸遮迦越王及其官屬，身一一諸毛皆各一如來；一如來皆各有比丘僧。如是，非是如來道神足無極之變化？其聞是者，不敢微意言非是如來無極示現之變化也。若有起念，是真為如來無極示現變化之所為。如是為不可計慧所為事。

「目連！如是於目連意云何？如我令乃爾所人，皆立之於遮迦越王處如是品福分。如是品福分，皆使得作遮迦越王，七寶皆具，如是福分寧多不？」

目連白佛言：「甚多甚多。天中天！使一人得者，其福無能計量，乃爾所人不可計、不可限，其多安過之安。」

佛言：「目連！如是所說當受持，熟思惟之！如是諸薩怛薩作遮迦越王所福分，如是福分甚多，不如如來一毛之福，出過是上無央數。」

於是目連白佛言：「如是為是如來之德，是為如來、為大神足、為大分、為大能。如是世界我悔無所及。何以故？於諸法神通達而自損。」目連復白佛言：「彼諸一切，聞是如來道神足無極之大變化，皆逮得大德，其有聞已，發一心念其中事，欲求解脫、欲學逮滿、欲得是道神足無極之變化者，為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心。世尊！如此輩人當頭面禮之。所以者何？如是人得不久，是輩終不復畏墮三惡道，亦不復疑，如是如是議；亦不願天、龍、鬼神揵沓怛；亦不願作梵天。如是世尊！」

目連於是聞道神足無極變化，起住叉手發聲言：「南無佛世尊！當為聞是輩人作禮，令是人疾逮所願。欲發者、已發者，皆令是輩人逮得無極如佛無極，令心於是不復轉、不猶豫、不復疑信。」

爾時諸天、龍、鬼神、揵沓怛、釋梵護持世者，供養於佛，以及於法言皆悉願樂。是時百千種諸音樂器不鼓而自鳴，天優鉢羅、波曇、拘文、芬陀利華，滿於忉利天上。聞是法言品所說時，七萬二千那術諸天，從本來作功德，皆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心，皆說是

言：「我曹於後當來世，當在諸天及世間人前作大師子吼，如今日佛世尊師子之吼。」
爾時月天子、月星天子前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是族姓子、族姓女，於是法言品所說，若受、若持、若念、若說，於大眾中普廣說之，當得幾所福祐功德？」
佛語天子：「於是三寶，若族姓子、族姓女，不斷不忘求逮以於是法言，若自持、為他人說。何以故？如天子聞是法，亦不於弟子心有所求；亦不於辟支佛心有所求，心常在阿耨多羅三耶三菩。何以故？持淨解脫。天子！得利諸根，於是法言為逮為起道起歡喜心，於解脫而不疑。天子！當持是法言而廣說之，不斷三寶而得住。於是法言若持、若諷誦、若為人說，於天子意云何？不斷三寶而常住。若有於是法若持、若說，於天子云何？不斷於三寶而住。供養於千佛衣被、飲食、床臥具、病瘦醫藥所當得於百千劫中，寧有能計是人所得功德者？」
「不，無有能知者。世尊！」
佛言：「如是天子！於是所說法言，有智黠者知是福不可計無有限量。若有於是法言若持、於眾中說，其福過是，無能計者。」
於是彌勒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是法言名為何等？當云何持奉行？」
佛語彌勒：「卿彌勒！是法言名為『於忉利天所說』持，一名為『道神足無極變化』持。是屬累以相寄。卿彌勒當審諦持，於大會中審諦具足說之。彌勒！如是像經，於閻浮利天下甚難得聞。如是彌勒！如我所說。」
佛說已，皆歡喜，月天子、月星天子、彌勒菩薩、賢者大目揵連，諸天、龍、鬼叉、揵陀羅、阿須倫、阿須倫民，莫不樂聞歡喜，前為佛作禮。
佛說道神足無極變化經卷第四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